

酸甜苦辣咏叹调

教育：危机与变革——中国教育纪实文丛

张炳升 著



酸甜苦辣咏叹调

教育：危机与变革——

中国教育纪实文丛

张炳升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教育：危机与变革

——中国教育纪实文丛

酸甜苦辣咏叹调

SUAN TIAN KU LA YONG TANDIAO

张炳升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福州市六印路 30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9.375 印张 4 插页 204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211—02037—7

G·1386 定价：15.10 元

■ 编 者 的 话

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
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世
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
惊人的希望和前景。

〔美〕阿尔温·托夫勒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不但意味着人类航天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它昭示着人类信息时代的即将来临。

在这发展迅猛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社会，知识已成为社会发展这列高速火车飞驰的重要动力源。正如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知识是一棵不断生长的树，而教育则是阳光、土壤、水分，它为知识之树的绿荫蔽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到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人们对知识的

需求、利用和创新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教育发展的滞后严重地制约了知识资源的开发，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我们今天正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世界：教育危机四伏，挑战与机会并存。

△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教育投资，2亿文盲大军，匮乏的教育资源，低下的教育效益，失衡的教育结构，封闭式的教育观念……中国教育举步艰难，面临困厄之境。

△师资短缺经费不足、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不高、受高等教育群体的失业问题突出，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的四大难题。

△美国教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报告：大部分美国人正越来越变成“真正的科学与技术文盲”。

1987年，在巴西举行了第6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教育：危机与变革”。与会者认为“在所有国家，教育和教育系统目前都处于危机时期”。由此可见，对教育问题紧迫性的认识已达成全球性的共识。教育危机不但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美国的三大赤字包含了教育赤字。美国教育考察团认为，美国将在50年后衰退，导致衰退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而拥有一个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危机更是深重。

“人类历史日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竞争。”（H.G. 韦尔斯语）这划天长鸣的警钟，声声烙进了我们的脑际。

当我们听到一些边远乡村的幼儿在四面透风的教室，坐在比标准要求高得多的椅上来前不得不悬着脚、耸着肩上课，甚至被排斥在学前教育大门之外，而大多数城镇幼儿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殷勤关爱下，成了“娇骄二气”的家庭“小皇帝”；当我们听到小学生、初中生被沉重的学业压得喘

不过气来，过早地失去了童年、少年的欢乐，虽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然而为了那终将到来的升学考试，仍不得不鏖战题海时，怎能不扼腕叹息？！

而高考就像一根魔棒，指挥着整个高中教育。高中生们埋头于书山砣砣耕作，生活紧张，节奏单调。高考冲击波冲击着社会、校园、家庭，冲击着高中生的心。

经过激烈的角逐，终于跨入高等学府大门的幸运儿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社会的脉动直接影响着莘莘学子，在校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氛围中，大学生选择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红道（从政）、黄道（经商）、黑道（为学）。

硕士，博士，在拥有 2 亿文盲的中国，无疑是端坐于高高的金字塔上的中国知识界的精锐。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硕士、博士们，他们中的一部分已挑起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担子，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有相当部分的硕士、博士学非所用，有些人不得不为寻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而四处奔走，成为待业者。这对于人才紧缺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巨大的浪费！难以遏制的流失，已经出现的质量滑坡，特别是尊崇知识、知识分子热潮的消退，为整个硕士、博士教育投下了阴影。硕士、博士们的酸甜苦辣，这个中的滋味，谁能体味？！

泱泱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曾独领风骚、倨傲于世，这一切都让黄帝的子孙们陶然。直到西方列强用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紫禁城的主人和子民们才恍恍惚惚被惊醒了天朝之梦。在风雨飘摇中诞生的中国近现代教育肢体残缺，缺陷严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蓬蓬勃勃，让人不禁想起那位曾雄踞欧洲的皇帝拿破仑曾说的“东方醒

狮”的预言。在一片瓦砾上，新中国建设者们开始重建教育大厦。经过“文革”十年凄风苦雨，中国教育终于迎来了红日丽天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前进的速度日益加快。在明日的雾霭中，新社会的大致轮廓已经隐约可见。然而，我们越接近这一目标，最要紧的子系统之一的教育其严重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了。”（阿尔温·托夫勒语）沉痾积瘤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中国教育面临两难处境。

“这就是夹缝时代，有挑战，有可能性，有疑问。”“但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发酵的时代，里面充满了各种机会。”（约翰·奈斯比特语）危机，并不可怕；困境，亦能摆脱。挑战，蕴于其中；变革，蕴于其中；机会，蕴于其中。当我们组织编写这套丛书时，对此坚信不疑。

我们希望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将中国教育分为婴幼儿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硕士和博士教育五个横断面进行考察，以理思和纪实相结合的手法，真实地反映中国教育的现状，并积极提供变革的多种思考，以期引起更多的民众关心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未来。倘若我们的努力能得到读者们的赞许，那便是我们的深望。

令人欣喜的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教育界正以惊涛拍岸之势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调整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小学升初中采取就近入学的方法，高考制度改革进入实验阶段，等等，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奏响了高昂的乐音。面向21世纪，进行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教育将以崭新的面貌还大家一个惊喜。我们将翘首以待！

林 子

1998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一代才俊之士	[1]
□历史在这里聚焦 □第一代的气魄 第一代的风采	
第二章 金冕玉冠	[30]
□悠远浑厚的历史回声 □西方世界的奇葩异卉	
第三章 艰难的跋涉	[43]
□一条拖着长辫子的近代教育 □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科学种子	
第四章 历史性的跨越	[63]
□废墟上建造摩天大厦 □铸造强国的知识之剑	
□走出迷惘 走出混沌	
第五章 世纪梦寻	[85]
□百年沧桑 百年忧患 □再造新军 □步入国际交流圈	
第六章 充满神奇魅力的地方	[107]
□历史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人 □机遇垂青风华少年	
第七章 欢乐而又寂寞的爱河	[141]
□心灵需要激情 □等待下一次漂流	

第八章 婚姻，奇妙的组合	[163]
□风平浪静的生命港湾 □倾斜的感情楼阁	
第九章 不安的校园	[187]
□拥有另一块生活天地 □人生不等式	
第十章 难以遏制的流失	[211]
□出国梦 □仍是一介贫寒书生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第十一章 热度，早已消退	[240]
□无源哪有活水来 □命运赶海者的自白 □皇帝女儿也愁嫁	
第十二章 滑波，已经出现	[261]
□断层再次出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世俗化了的圣地	
尾声 精英们的角逐	[281]

第一章 一代才俊之士

改革开放，一下子把中国推到五光十色的世界面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呼唤着中国的建设者，呼唤着中国的专门高级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于是，中国的第一代博士，诞生在新的历史时代。他们从当代中国新旧体制的嬗变之中走了出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大舞台上正式亮相。



□历史在这里聚焦

每年中有这么些日子，在大学校园里，往日色彩斑斓的服装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单纯了，就连一贯爱美的女士们也不例外，博士生们头戴垂穗的方形黑色平顶帽，身披具有浓厚欧洲中世纪封建色彩的黑色长袍，不分男女地在公共场合出现了……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隆重的博士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人们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这些登上知识宝座的青年人，对他们身上的黑色长袍投以凝重的一瞥。不仅仅是在中国，即使在以个性解放闻名、一贯标新立异的美国，高级知识分子们仍然恪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那些大红大绿的服饰暂时臣服于这沉重肃穆的黑色。在全世界，在知识文明足迹所到之处，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黑色的侵入。

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构成了黑色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到底是一种什么精神，使世界范围内这么一大批知识界精英就范于这样一个古老的欧洲习俗和传统？

从一则流传久远的古希腊民间传说中，人们也许可以得

到某种解答。

在一个专门为贵族子弟们举行的毕业庆祝宴会上，他们的教师，面对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的豪门贵胄，从容不迫地说：“你们的儿子将会以非常得体的衣着在宴会上露面。”

不一会儿，人群开始喧哗骚动，并发出尖利的叫喊，原来是那些贵族子弟们出现在宴会厅的中央。此刻，他们不是穿着代表贵族身份的服装，而是身着粗麻布长袍，每个人手中还拿着一个泥瓦匠用来持泥浆的方形木板。

在场的所有贵宾都愣在那儿：这是当时最典型的建筑者打扮。

“让我来作解释。”那位教师说话了，周围立时安静下来：“诸位儿子之所以一身泥瓦匠打扮，是因为他们命里注定要成为建设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会去建设城市，有的人将会创造新的生活，甚至还有人可能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是一批建设者，是具有扎实理论和渊博知识的建设者。”

这是今天所能查寻到的有关西方学位制度起源方面的最早材料，从中也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很早就把自己划入普通劳动者的行列。

尽管今天的学位服装在质地、颜色等方面，都与古希腊流传的工装有很大不同，今天的博士黑色长袍上也没有溅满泥浆，但是，那顶黑色的平顶帽和黑色的长袍却永远代表着博学之士，象征着他们的勤奋劳动和艰苦建设，象征着他们去创造人类美好的今天和明天！

一个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民族是个愚昧落后的民族。夺取了革命的政权，劳苦大众翻身当了主人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代开国元勋们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大批的劳动者，待兴的百业更需要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科学家！于是，一个庞大的专门人才培养计划诞生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为废墟之上构建巍峨的共和国大厦锻造了科技人才的钢筋铁骨。

然而，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中国经历过那严酷的寒冬，更有过荒诞不经的怪异年代。当中国人满怀热情大搞阶级斗争而放慢经济建设速度时，当中国人视知识为粪土并把学者专家们投放监牢囚禁在牛棚时，当中国人一次次重复“与人奋斗”的呓语并大肆宣传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时，世界在当代科技、教育的强大推力下，向前快速滑行。

70年代中期，那个燥热异常的夏天，一切的伎俩和阴谋无一例外地全部曝了光，共和国的航船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秋高气爽的金色明朗的季节里开始了又一次远航！

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更把治国的方略高度浓缩，变成了琅琅上口的“改革开放”词组。这时，人类历史已经迈进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对于目睹过轰轰烈烈的群众场面，耳闻了如鼓如潮的鼓动性极强的政治口号的人们，这时似乎缺乏一种应有的敏感和参与的热情，就连一些理论专家们也同样语焉不详，同平民百姓一样所知不多。

不久，改革开放的效应显示出来了。随着南风窗洞开，清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精彩而又旖旎的外部世界袒露在中国人面前。西方的富裕生活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已经无声地修正了过去倾向性极强的宣传意识。

最为令人震憾的还是西方发达的科技和高素质的人才。在与外国进行的教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人们明显感到不足和落伍。一个曾为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民族，今天却处于尴尬难堪之境！

中国需要脚踏实地的建设者，中国需要埋头苦干的工程师，中国需要高瞻远瞩的科学家。一种被屈辱唤醒的良知，一种被压抑激发起的热情，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酣畅淋漓地爆发出来。

一个延续了近百年的旧梦正在此时重温，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崛起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正在这里发生，这就是——中国学位制度的诞生！

经历过旧中国的种种磨难和新中国的无数遗憾，中国学位制度终于孕育成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春呱呱坠地。中国的学士、硕士、博士，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健步如飞地走来。

这一天的等待太久太久。历史的镜头在这里聚焦：1982 年的春天，正是春花烂漫、万物苏醒的季节，地处北京西北部的“科学城”——中关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为博士研究生举行该所也是该院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

这一重大的新闻，不仅为我国科技专家们所瞩目，也同样扣紧着事先获悉这一信息的所有知识界人士的心弦。

当博士研究生之一的马中骥宣读完论文后，到会的著名物理学家们开始发难了，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提出问题。面对一代硕儒名家，马中骥沉着冷静，胸有成竹，做了令人满意的回答。

答辩程序是无懈可击的。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结果是：7 票一致同意通过博士学位，并授予马中骥博士学位。

当饮誉海内外的著名物理学家、本届答辩委员会主席彭桓武教授代表答辩委员会宣读这一结论时，掌声骤起，响遍了窄小的会议室的每个空间。

举行博士论文答辩，这在新中国是头一遭，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也是亘古未有的事，中国教育史从此增添了重要的华章，中国的科技事业补充了一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

在这次隆重的仪式中，还有另外几名博士研究生一同获得理学和工学博士学位，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谢惠民、李尚志、赵林城、白志东和中国科技大学的冯玉琳。

参加我国首批博士论文答辩的专家，无一不在科技界声名显赫，他们是吴文俊、谷超豪、严士健、周伯垠、胡宁、殷学复、彭桓武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国现代自然科学核心队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人们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同新中国的科技发展事业牢固地焊接到了一起。

1982年6月16日，中国首次授予博士学位的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强大反响。向来以快捷著称的新华通讯社率先报道这一消息。第二天，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就此发表谈话，同时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认为，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并培养出了第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博士，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他说，各个学位授予单位对于这项工作都很重视，很认真，层层把关，保证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冯德培说，学位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因此一定要坚持标准。目前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我国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人数还是有限的。他表示相信，随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我国自己培养的博士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数学研究所和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兴奋地说：“盼啊盼啊，年复一年，头发都盼白了，盼望我国能够建立学位制度，独

立自主地培养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博士。现在，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我热烈祝贺在我国首次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们。博士是做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华罗庚说，同时我也希望没有得到学位的青年们不要气馁，探求科学真理的道路是漫长的、无止境的。只有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物理学家朱洪元教授激动地说，我在旧中国生活了32年，亲眼见到许多青年为了谋生，不得不含辛茹苦，漂洋过海到英美等科学技术发达国家去求个博士学位，因为旧中国从未建立过学位制度。现在，我国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并且培养出了第一批博士，这说明在人才培养问题上我们已经做到了独立自主。他说，据我所知，我国培养的博士水平不比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博士水平差。因此，我们应当树立足够的民族自信心，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努力做出更多的成绩。

（原载1982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喜讯接踵而来。人文环境优越、各种人才荟萃的上海市，也在一周之后，通过并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

这几位荣登博士学位宝座的青年人，都是60年代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且于1978年不约而同考取了复旦大学的首届研究生，又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如今，他们——洪家兴、张荫南、童裕孙和李绍宽又一齐戴上了象征最高学位的博士帽。

借助中科院雄厚力量的中国科技大学，也在1983年1月底，为该校数学专业研究生单增举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